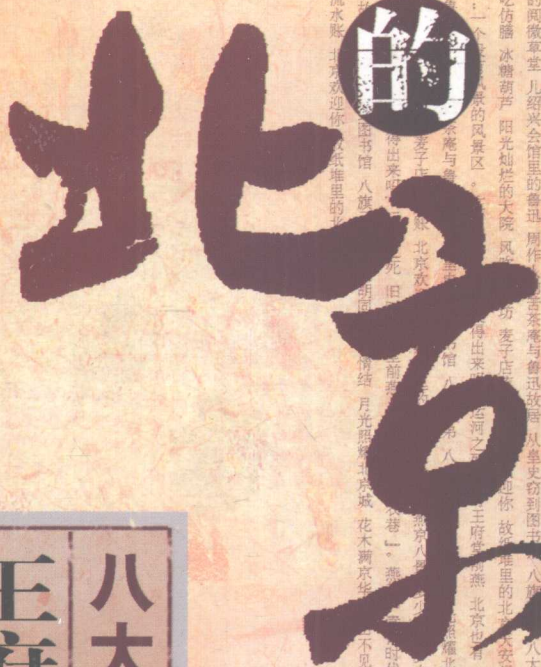


● 抚摸紫禁城



八大胡同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N
G
Y
U
A
N
D
E
B
E
I
J
I
N
G

永远的北京

洪烛
著

关安门传
燕京八景 多少帝王多少诗
王府井变迁
从西四牌楼到菜市口 北京古刑场探秘
抚摸紫禁城
投诉十三陵
社稷坛与太庙
中南海与钓鱼台
景山
万宁桥
大前门
圆明园，魂兮归来
昆明湖：耶律楚材与乾隆
运河之殇
旧时王府堂前燕
燕都：青铜时代的北京
帝王将相
铁马冰河金中都
纳兰性德的渌水亭
香山脚下的蔓萝村故居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
绍兴会馆里的鲁迅
周作人的苦茶庵与鲁迅故居
从皇史宬到图书馆
八旗子弟
八大胡同
长城情结
光照耀北京城
花木满京华
山不见使人愁
京剧之光
卧佛寺寻梦
取暖的方式
胡同记忆
颐和园的画廊
北京的滋味
去北海吃仿膳
冰糖葫芦
纸堆里的北京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北京 / 洪烛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7

ISBN 7-5087-0652-8

I.永... II.洪...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6650 号

永远的北京

YONGYUAN DE BEIJING

著 者: 洪烛

责任编辑: 牟洁

装帧设计: 艾菁设计坊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邮购部: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40mm × 94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80 千字 插图: 248 幅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652-8/I · 185

定 价: 23.00 元



洪 烛：

原名王军，1967年出生于南京，1985年被保送至武汉大学，现任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多年来出版有：

诗集

《南方音乐》、
《你是一张旧照片》；

散文集

《眉批大师》、
《北京的梦影星尘》、
《北京的前世今生》、
《北京的金粉遗事》、
《北京 A to Z》、
《中国人的吃》、
《闲说中国美食》等十几种，其中数种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出版。

洪烛

永远的北京



八大胡同

王府井变迁

周作人的苦茶庵与鲁迅故居

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

圆明园：魂兮归来

● 天安门传 ● 中南海与钓鱼台 ● 抚摸紫禁城

责任编辑 / 牟洁

封面设计 / 文青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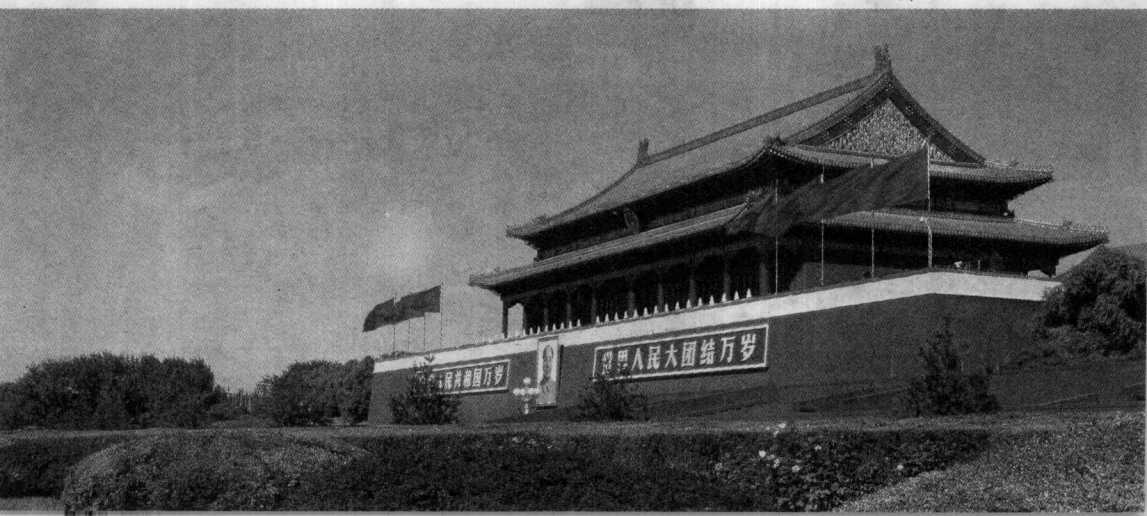
天安门传(代序)

这是一部拼贴式的书。每一篇文章都是打在记忆中的一块补丁。我在不同的时间段落里写下它们。它们汇集到一起的主要理由,只是因为它们产生于同样的地点——北京,并且在这同样的背景烘托下呈现出情绪上的差别。

我的笔下有一个情绪化的北京。很长时间了,它像风中的烛焰一样与我共呼吸。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生活、一种感性的存在。这是一件我以流浪的方式收藏的百衲衣,忠实记载着青春岁月的抗争与追逐、忍耐与尊严乃至疼痛与伤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构成一位年轻的诗人与一座古老的城市强烈的对比。在那被风雨剥蚀的举世闻名的城墙面前,这些稚嫩的文章——我所谓个人记忆中的补丁,新鲜得就像婴儿身上的胎记。但这已经足够了,足够用来证明对一座城市的私人感情,以补充对这座城市的公共认识。北京这个地名,给我提供了联缀、缝补这些精神领域的落叶的线索与脉络——甚至还额外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郁达夫等都曾经描述过北京的风土人情,尤其老舍的小说,堪称是对北京平民生活所进行的“纪实的虚构、虚构的纪实”。建国之后,由于多种的影响,对作为首都的北京的文学描写却一度陷于概念化的误区,对北京的吟咏也千篇一律是赞美诗的体制,洋溢着汉

▼天安门





赋的风采。从那个时代的歌曲中可见一斑：《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最平民化的也是《挑担茶叶上北京》。北京的文化肤色，是以金色与红色为基调的。北京是思想高度、公众意识、集体力量的象征，似乎限制或拒绝了私人化的感情色彩——即使是对北京的歌颂，也必须具有人民性或代表性。无论谁说起北京，首先想到的都是悬挂有领袖画像的天安门——它印在小学课本的第一页，日夜浮现在亿万群众的脑海里。天安门是北京光荣的面孔，它金光四射的形象已构成北京的化身、祖国的化身。天安门的光芒覆盖了整个北京，这是一座没有阴影的城市。作为一位迟到的写生者，依靠在广场的汉白玉栏杆上，隔着金水桥、隔着长安街与这既载入史册里、又活在现实中的天安门城楼遥遥相望，我简直不敢轻易地打开画夹——即使我手握着彩虹，也会惭愧于自身笔法的苍白……

过去对北京的重复赞美，无疑对我今天的写作造成了难度——如果我期望提供一份极其个性化的文本的话。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刚刚在古老的北京城里，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就当是一份送给自己的礼物吧，菲薄而又厚重。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成长史（抑或一位青年和一座古城的关系），只能算这座城市积累的厚厚的一叠发黄的剪报中最新鲜的一页。那就让我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写一部年轻的书吧，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给我带来了勇气。这会是怎样的书呢？私人相册？岁月画廊？拆散的笔记簿？经过剪辑的录音？行吟诗人的锦囊？被泪

▼天安门夜景





▲天安门

水打湿、在同志中传阅的手抄本？但可以肯定它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诗，不是考古学家的备忘录，我希望它是一部抒情之书，而非理智之书。

虽然近半个世纪里很少有作家从私人感情的角度来描写北京，但30年前，诗人食指勇敢地创作了一首未公开发表、但在知识青年群落中广泛流传的短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录上山下乡出北京时的内心感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这是，我的北京，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它凝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北京时间、北京的时间概念——这是火车出站的时刻，这是人生轨道扭转的时刻，这也是诗歌诞生的时刻。从此在我心目中，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属于诗人的，属于缪斯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瞬间，应该载入当代中国的诗歌史。也许这一时刻并未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但充满历史感。北京的历史需要以年代抑或朝代来计算，但诗人心目中的北京时间则精确到小时抑或分钟——这印证了我所说的举重若轻、化永恒为瞬间的艺术功能。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城市与诗歌的关系。有一次诗人伊沙走出崇文门地铁站，蓦然看见欧式风格的崇文门饭店（解放前称哈德门饭店），伊沙说他想起一种叫哈德门的老牌香烟，我则想起海子的一首名诗《姐姐》，并半开玩笑地将其结尾“今夜我在德令哈”改为“今夜我在哈德门，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或许在我阅读北京、描写北京的过程中，也刻意追求这种戏剧性修

▼天安门前的华表



改的效果——它不亚于一次再创作。这同样类似于补丁的效果，给城市的历史面貌(如同陈旧的布料)拼贴上一块块新鲜的补丁——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百衲衣——旧的建筑颓败了，新的建筑又崛起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所以我面对北京被前人歌咏过无数遍的名胜古迹、风情景物，仍然有那么多新的感受，有那么多新的感受要倾述。瓶子是旧的，酒却是新的。衣服是旧的，补丁却是新的——它们增加着，扩张着，延续着，努力刷新这件旧衣给观众的印象。这已是一件不断蜕变着的新衣，一件梦的衣裳。我剪辑着城市的历史与现实，获得反衬或互补的效果——哪怕我的笔法无法解构其灵魂。我相信这斑驳的图案是无法模仿的，却又是可以辨认的。

我试图自己动手给这部城市之书设计封面，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总是天安门的形象。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天安门都是北京当之无愧的封面——全世界都熟悉这张北京的面孔、中国的面孔——古老与智慧的象征。它笼罩着东方文明的光辉。这是一道面对现实敞开的历史之门，又是一道面对历史敞开的现实之门——我在这时间的门槛上徘徊着、沉吟着，甚至无法肯定自己的身份：是作为朝拜者呢，还是作为守望者？全中国人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它以儿歌的旋律，启蒙了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天安门是亿万国人爱的核心。我对北京的感情，永远带有童真的性质，以诗人的童心来歌颂一座古城。为天安门写诗，为天安门写传——是我至今所做过的一个最大的梦。也许我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我做过一个伟大的梦。在城市的影子里，我活得很真实。

北京。我在稿纸方格上首先虔敬地写下这个地名，就像供奉心目中的一尊神——这是一座我热爱的东方化的都市，它在人文地理方面所具备的特征契合了我性格中庄严肃穆的属于信仰的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齿轮与麦穗环抱着天安门，天安门上空是五颗星星——所以我有理由一再重复：天安门是北京的面孔，更是中国的面孔。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图案了——我们在国徽的照耀下安居乐业。上海诗人默默写过一首《国徽上》：“我们在国徽上收获民族迷人的性格，汗淋淋的国歌响彻云霄……”他渴望在国徽上的天安门前种植一个浪漫的约会。国徽上的图案或许是最袖珍的艺术品了。但其发行量却是最大的——各种面值的人民币上都印刷有它的形象。我尤其喜爱硬币背面陈列的国徽图案，凹



凸有致，耐人揣摩——这是被多少亿人亲手抚摸、用汗水擦拭过的天安门啊！我甚至觉得：最微型的浮雕，通常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硬币上——这是连穷人都能够随身携带的面值最小的艺术品。无论在历史抑或现实中，天安门既是属于伟人，属于英雄的，又是属于平民的。平民化的天安门形象，同样在民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泛流传——天安门的形象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反而被放大了。天安门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命运息息相关。这是它无微不至的温柔与力量。甚至使清贫的人也会觉得富有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完整的天安门，并且在它的凝视中劳动与消费、创造与收获——这是天安门赋予的平等的权利。自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天安门的形象便被移植在新中国的国徽上，迄今已整整半个多世纪了。这是天安门所反映的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也是它最引以为骄傲的一段历史——在此之前它还承载过更多的沧桑与荣辱，它的存在就是一部血泪书写的民族传记。哦，天安门——中国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是包罗万象的，它接纳崇高，又不拒绝平凡；接纳荣誉，又不拒绝朴素；接纳巨人，又不拒绝平民……每位中国人都能从中透视出跟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岁月里自己的往事。我创作这部书的过程，无疑也是一次给这座城市——包括给自身照镜子的机遇。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梦想：渴望借助这面博大的镜子，照得见自己投奔北京后的生存状态与情感轨迹；渴望能从镜子里映射的茫茫人海，捕捉到一丝属于自己的影子……有记忆作为证明，有文字作为证明。

1989年的夏天，我提携着简陋的行囊出现在人海茫茫的北京火车站。为了投奔北京，我几乎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只带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和一颗心就上路了。我暗暗鼓励自己：远离湘西的青年沈从文也是这样下火车的，沈从文甚至没休息一下就去拜访鸦声如雨的大前门。只听从命运打了个响指，我手持毕业分配派遣证在景山派出所办理了登记手续，成为一名有本地户口的外来移民。我没去大前门，我在恍若隔世的老胡同群落里转悠着，据说写《大堰河》的艾青，就居住在东城的某一座四合院里。我相信我会遇见艾青的。

我在北京，几乎每隔一年就要更换一次睡觉的屋顶。因而我的梦也像一册拆散的线装书，缺乏温情脉脉的连贯性。锻炼期间，邻近的麦子店街道借调我

去搞人口普查,我便在那一片破旧的四合院群落里租了一小间防震棚改建的农民房。那是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而所谓的家具不过是一张老式八仙桌、藤椅和一架行军床。即使很久以后我艰难地赢得了葡萄酒夜光杯的成功庆典,也会对寄宿北京的最初几个冬天记忆犹新:那间6平方米的窝棚没有暖气设备,我作为南方人又不擅长生煤炉,便完全依靠血肉之躯以及硕果仅存的青春激情来抗衡无孔不入、地冻三尺的严寒。我一下班便蜷缩进两层棉被的行军床上,悬挂在脑袋上方的吊灯散发出有限的温暖,我便哈着气暖暖手指,去翻动横陈在胸前的厚重书页。我有好几个合订本的文稿都是在那架行军床上写下的,我把它假设成马背吟诗的乐趣。当这些洋溢着生命本质光辉的文字陆续出现在各省市报刊的一隅,远方的读者,不可能了解它们在一灯如豆下诞生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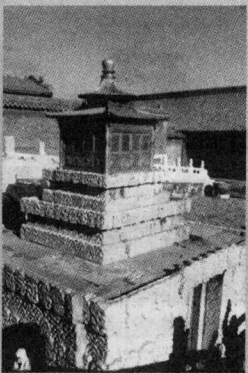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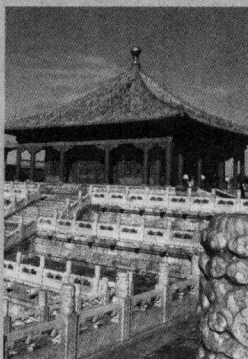
我又不断地在物质势力的驱逐中搬家。甚至还曾在单位的书库里搭床寄宿了春夏秋冬几百个夜晚。由于这种生活的流动性,我尽量避免添置任何可能在搬迁中造成负担的个人用品(书籍与换洗衣服除外),我对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奢求:拥有笔、纸以及旺盛的创作激情,是我幸福的惟一前提。我偏爱这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框架,四海为家。我有一篇曾经被转载与传抄的散文,叫做《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我说灵魂需要一双合脚的鞋子,它随时愿意以浮名与虚利作为交换。人的一生,不就是寻找一双与自身的审美和价值观念最为吻合的鞋子吗——哪怕它表现为某种生活方式、思想境界抑或某一瞬间心灵的默契与抚慰。

我认识好多从外省闯荡京城的文化界人士,哪怕他们今天胜券在握,也未敢淡忘或忽视创业期间的艰难。他们都是从两袖清风的自我起步,直面人生的惨痛而背水一战,终于以不计代价的拼搏获得思想的提升,成为精神的富翁。外地人在北京,破釜沉舟之后不敢再寄希望于命运,只能依靠勇气、忍耐、勤奋等人格魅力作为反驳外界压力的武器——这恰恰是赢得曙光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要以曾经是雾都孤儿为耻辱,生命中可以省略一个花季——只要能把果实累累的秋天圆满地兑现,就不能算遗憾的人生。我们是在书写北京呢,还是在北京书写着?隶书的北京,草书的北京,淡妆浓抹总相宜。

目录

◎ YONGYUANDE

BEIJING



天安门传(代序)001

一、旧时王府堂前燕

燕京八景：多少帝王多少诗001

王府井变迁006

从西四牌楼到菜市口：北京古刑场探秘014

抚摸紫禁城023

控诉十三陵035

社稷坛与太庙048

中南海与钓鱼台056

景山066

万宁桥072

大前门077

圆明园：魂兮归来082

昆明湖：耶律楚材与乾隆106

运河之死114

旧时王府堂前燕121

二、人·岁月·生活

燕都：青铜时代的北京135

帝王将相143

铁马冰河金中都150

纳兰性德的渌水亭159

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168

永
远
的
北
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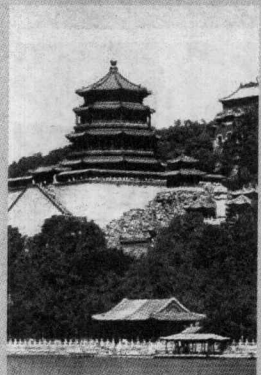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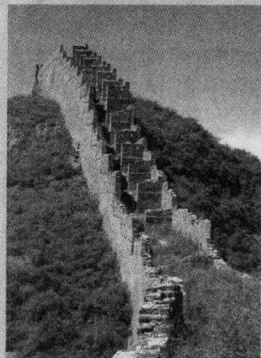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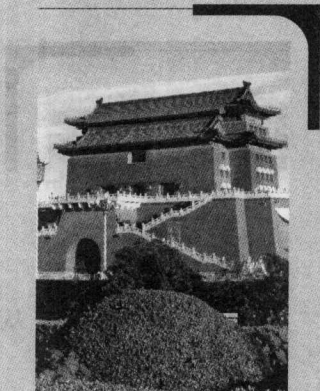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	177
绍兴会馆里的鲁迅	181
周作人的苦茶庵与鲁迅故居	186
从皇史宬到图书馆	190
八旗子弟	196
八大胡同	206



三、月光照耀北京城



长城情结	219
月光照耀北京城	225
花木满京华	230
西山不见使人愁	236
京剧之光	241
卧佛寺寻梦	245
取暖的方式	249
胡同记忆	252
颐和园的画廊	254
北京的滋味	258
去北海吃仿膳	265
冰糖葫芦	268
阳光灿烂的大院	271
故纸堆里的北京(后记)	275



燕京八景：多少帝王多少诗

早就听闻有燕京八景之说，至于是哪八景，一直搞不清楚。只好读史料，方知其大概。

北京可圈可点的景物太多，且各有千秋。不信的话可查阅《帝京景物略》，你会眼花缭乱。选景跟选美似的，要想从三千粉黛中挑选出前八名，并不容易。因为必须学会放弃。说实话，放弃谁都让人怪舍不得的。

《登幽州台歌》与“蓟门烟树”

北京自古至今产生的最好的一首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后来就少有佳作了。女皇武则天当政的时候，陈子昂随军出征，来到幽州（北京的古称），登高望远自然百感交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短短四句，却达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完美组合。

幽州台在哪里？何以给了陈子昂如此充沛的灵感？诗人踩着一级级台阶爬上去，无意识地达到了自己的创作高峰。

幽州台即蓟北楼，是战国时代燕都蓟城北部的门楼，遗址尚存。北三环路上有一座现代化的蓟门桥，钢筋水泥浇筑，立体交叉。站在桥头，四处张望：这里离幽州台该不远了。“蓟门烟树”是燕京八景之一。由蓟门桥往北去不远处，元大都土城关上，有皇亭（俗称黄亭子），亭内竖立乾隆御书“蓟门烟树”及题诗的大理石碑。碑文提及：“《水经注》：蓟城西北隅有蓟丘。”据传说这座荒芜的土城关即古蓟丘遗址，为蓟城门之所在。



▲蓟门烟树

其实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绝对不是趾高气扬的，而是顾影自怜——由天高地远、天荒地老，联想到自身的孤独与失落。他本来是和天子同在一条船上的，也多次在武则天面前直言相谏，痛砭时弊，呼吁改革，可专横自负的女皇哪能听取一个知识分子的忠告呢？回敬以大棒！陈子昂一度因“逆党”株连而被关进大牢。譬如此次来幽州抗击契丹部落骚扰，他在武则天委派的武攸宜元帅帐下当参谋，又犯了“顶撞领导”的老毛病。武帅不擅领兵，屡战屡败，陈子昂数次请求改变策略，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降级为军曹——这简直是在污辱诗人了。

李白与“燕山晴雪”

唐朝的诗人喜欢登高。除幽州台之外，尚有滕王阁、黄鹤楼、凤凰台、鹳雀楼等等，诞生过无数名篇。

李白是否曾来过北京？我没有找到考证。李白的《北风行》，倒是以幽州为背景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他所谓的轩辕台，和陈子昂的幽州台是否有什么关系？抑或，是

▼燕山晴雪



指燕昭王的黄金台？

战国时昭王曾在燕都筑台，置金于台上，礼聘天下豪杰。陈子昂曾在其遗址怀古：“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可见在当时，黄金台已沦为荒丘，杂草丛生。如今更是失传了。

李白还专门吟咏过这一为怀才不遇的奇士们津津乐道的建筑：“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富翁修金屋，是为了藏娇的。昭王筑金台，则是为了纳贤——真壮举也（北京至今尚有金台路之类的地名，金台夕照一直是相传的燕京八景之一）。

再说到“燕山雪花大如席”——真亏李白想得出来。但这也正是诗仙之风格：既然白发能有三千丈，雪花大如席也没什么了不起。鲁迅说得好：“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凡俗之辈，想也不敢这么想的，哪怕他终生居住在燕山脚下。

即使李白不曾亲临幽州，燕山对于他却一点也不陌生。他比任何当地人更贴近这座山脉的魂魄。沾了大诗人的光，“燕山晴雪”也就出名了。

金章宗与“御批”的燕京八景

早在800年前，有个君主金章宗，就细加比较，罗列出一份优胜者的名单：太液秋风，琼岛春云，金台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金中都城郊的这八大景点，有些属于御苑，譬如太液池与琼岛，大多数则是当时市民寻芳访古的旅游热线。可见在那时候，人们就喜欢在节假日爬香山、登长城、看卢沟桥了。

由于宋金战争的缘故，我一向以为攻城掠地的金主天生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可这位附庸风雅的金章宗，却打破了我的



▲卢沟晓月